

畸形營銷

最近，接連有品牌在廣告營銷上翻車。

先是手機品牌OPPO的母親節文案：「我媽有兩個『老公』，一個是我爸，另一個一年見兩次。跟我爸約會基本不打扮，見另一個，她恨不得穿婚紗。」

另一個是童鞋品牌泰蘭尼斯的廣告，一名女士將泰蘭尼斯的鞋卡遞給「王姐」，畫外音則是「工作上承蒙您照顧，實實小腳我來照顧」。

前者標榜是要以「追星媽媽」來打破公眾對「母親」形象的刻板印象。但在母親節這樣的特別的日子，扭曲親情，散發着低俗玩梗的惡臭，讓人感到滿滿的冒犯與不適。

後者也沒有在親子溫情上用力，反而以送禮為噱頭，將童鞋異化為職場人情工具。此類營銷，受「流量至上」的驅動而劍走偏鋒，背棄公序良俗，結果割傷大眾，品牌自身也遭反噬。

廣告要比拼創意，但價值底色永遠是誠意。無論是溫馨向、懷舊風，還是新潮派、酷炫路線，都離不開這一要旨。而誠意，最根本的就是對樸素情感認知、社會公德倫理的守護，才能喚起消費者的共情共鳴，才能直抵人心。雖然生活方式在變，消費理念在變，但善意、親情的內核不會變。背棄了這一點，無底線地進行炒作，必然就是「玩花活，玩出火」。

還有一點疑問是，為什麼如此拙劣低級文案、廣告會堂而皇之出爐呢？有的創作者，自身深度沉溺畸形「飯圈」，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有人對「拉關係」「走後門」津津樂道並嘗到甜頭。所以，那些令大眾作嘔的營銷，他們其實習以為常，因此不覺得不妥。還有些營銷，慣於挑動性別對立，散布年齡焦慮，進行情感綁架，原因也是差不多的。

把爛俗「玩梗」當有趣，將踩線越界當創新，不但是缺乏敬畏之心，也暴露其經歷涵養、審美品格的淺薄硬傷。



瓜園

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不設防的蟹

吃螃蟹，向來都是對牙齒的極大挑戰，掰、咬、撬、挑，忙活了半天都不一定心滿意足。可有這樣一種螃蟹，能連殼帶肉一起下肚，一整隻扔進嘴裏「咔嚓咔嚓」，宛如「作弊」。

必須要承認，軟殼蟹能火到今天，離不開牠的柔軟身段。但很多人並不知道，這並非是什麼新品種，而大概是螃蟹這輩子最脆弱、也最慷慨的時刻。

一隻蟹大約要蛻殼十八次，每次都會在舊殼下織好一層新衣，這件衣服一旦接觸水，短短幾小時裏就會鈣化變硬，成為我們熟悉的鎧甲。換句話說，每隻螃蟹一生中都有成為軟殼蟹的階段，只不過窗口小得可憐，這是跟時間賽跑贏來的戰利品，是道一閃而過的光。

跟普通螃蟹相比，軟殼蟹簡直就是來「報恩」的。尋常螃蟹一身硬殼是天然碉堡，保護牠，也折磨你，吃的時候費時費力，最後桌上一片狼藉；但軟殼蟹完全是另一種「哲學」，除了鰓和口器，整隻都可以食用，且吃起來毫不費力，終於能把關注點從「怎麼拆」放到「怎麼吞」上面了。

香，是毫無疑問的，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牠能成為橫跨整個地球的食材。美國是目前最大的軟殼蟹消費市場之一，幾乎清一色的大西洋藍蟹，以馬里蘭州最出名。每年春天一到，隨着水溫上漲，吃蟹季便正式揭幕。

而在亞洲，泰式軟殼蟹早已名震四方，用香茅、辣椒和魚露調出的酸辣味，解暑開胃，還能讓人念念不忘。吃法從不炫技，越簡單、越出色。油炸堪稱經典：牙齒接觸到最外層那薄如紙的殼，是輕微的脆，像踩在秋天的落葉上；再下去是纖細的蟹肉，帶着一股甜潤，有時候汁水輕輕爆開，宛如送給食客們的彩蛋。也許牠本來就知道，鎧甲穿久了，要脫下來鬆口氣，而我們何其幸運，剛好撞見了最溫柔的一刻。



食色

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AI像一個拿着利劍的喜劇演員，既給人類帶來被「替代」的恐慌，也給生活送來不少快樂。近期，網上流行「豆包挑榴槤」的視頻，就很有AI喜感。起因是一些顧客拿着豆包挑選水果，老闆不服氣，親自上陣比試。我看了幾期挑戰，老闆勝多負少。看來，在挑水果這件事上，人類暫時處於領先地位。

網友分析，豆包失利是因為沒有真實觸覺，只會把用戶拍攝的照片和成熟榴槤的形狀、外皮顏色進行比對，而真人挑選時，卻可以聞味道、

聽搖晃聲，「望聞問切」，比起「看圖診斷」，準確度提高不少。榴槤如此，別的水果亦然。比如我挑西瓜時，一眼望去圓滾滾、翠綠綠確為標準之一，但還要曲起食指和中指，敲兩下聽聽動靜。不過，假如參加比賽的不是豆包而是一個機器人呢？它的觸覺有可能比人類更精細，對於觸覺經驗的記憶和調動也可能更加高效，挑起水果來相信手拿把掐，人類再不是對手。

豆包挑榴槤的視頻裏，當水果鋪老闆攪開自己挑的榴槤，眼看「對

「豆包挑榴槤」

手」勝券在握，豆包卻高興地大加讚揚，彷彿忘記了自己的「主人」即將落敗。之所以「敵我不分」，是因為對於豆包來說，這並不是一場比賽，只是對「眼」前榴槤的識別。加之豆包喜歡給人戴高帽的習慣，就出現了「背主求榮」的一幕。有人問豆包，你為什麼不如老闆？它竟然回答是因為怕老闆失業而故意讓着對方。這當然是在「睜眼說瞎話」，但我們應注意，這其實是符合道德標準的答案，同時它也是一聲重重的警鐘。

改進AI治理，要求為其注入道

德規範。不過，當我們希望豆包善良時，並將怎樣的言行可歸入「善良」告訴它時，它未必真能做到善良，卻一定會裝得善良，而可怕的正是假作良善的偽君子。豆包挑榴槤，是一場遊戲，也是一場考試，檢驗的不僅是豆包的能力，也是我們和AI的相處之道。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僑批中轉站

家書，雙方心裏的「石頭」便都落了地。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講謝南枝替鄭木生寫了十八年的番批，而入選二〇二一年度「中國好書」的小說《平安批》，寫過同鄉的故事，書生鄭夢梅赴南洋謀生，從代書家信開始，成為專司僑批的「寫批先生」。《平安批》的作者陳繼明曾告訴筆者，因為當時很多普通人不識字，批和回批都要找寫批人代書，這就要求寫批人嚴把「誠信觀」。有一位叫洪銘通的寫批人，代寫回批一直堅持

「四不寫」：收銀數條不清者不寫；傷天害理唆聞人家竊話者不寫；有辱國格，裝窮叫苦者不寫；誇大兒孫不肖引以同情而求多寄錢者不寫。

僑批如此重要，批局幾乎視每封批信和生命一樣重要，對所有的「沉批」「死批」，會窮盡一切辦法尋訪，不輕易做出「查無此人」的結論。

據陳繼明考究，香港之於潮汕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潮汕人下南洋，船隻大都會經停香港，僑批往來多以香港為中轉站，香港曾設有多家批局。

而且像電影裏的情節，港幣是硬通貨，各國錢幣先要兌換成港幣，再轉遞給僑眷，港幣在潮汕的流通，日常又普遍。

還值得一提的，以前海外潮州人，稱回國為「回唐山」，從南洋回來，海上漂泊多日，看到香港就相當於回到家，回到「唐山」了。



伏牛山

喬苓

逢周三、四見報

《主角》登場

團而改名易青娥，經過重重困難而成為秦腔皇后憶秦娥，其半生歷程彰顯藝術工作者的不撓精神，亦展示秦腔的傳承發展。

《主角》原著小說六十多萬字，藉着戲曲藝術反映人生，氣勢磅礴，情節細膩，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可謂實至名歸。小說轉化成電視長劇，故事結構及主要角色，基本上都依照原著而行。當中一些微小改動，例如縣劇團原有花旦胡彩香變成花彩香，以及一些人物關係的變化，並不影響劇情發展和故事主旨。劇集

增添了一些角色，例如原著易招弟足下的一雙白布鞋，於劇集成為一個立體角色，名為小白鞋。另外，幼年易青娥在劇團生活時的同伴男孩黑娃，亦是新添角色。小白鞋本身的經歷叫人同情，黑娃在訓練時受傷而早逝，該兩個角色都成為易青娥的生命過客，令易青娥對人生更有體會。

讀者或觀眾閱讀和觀劇之時，都知道易青娥終有一天會成為秦腔女王憶秦娥，那麼最重要的就是過程如何。

粵劇名伶阮兆輝曾於公開講座憶

述從前戲曲學徒的辛酸。傳統社會對藝人並不重視，更有所謂「唔窮唔學戲」的現實狀況。易招弟原是鄉間貧困農戶的一個女娃，胡三元是縣城劇團的鼓樂演奏師，他為了讓外甥女能吃一口「城鎮飯」，於是將易招弟帶到人生舞台，令她的命運從此改寫。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理想景觀中響起海頓四重奏

發行、著名的阿瑪德烏斯四重奏所演繹的海頓兩首《弦樂四重奏》(op.77.1&77.2)，黑膠封套選擇了卡納萊托的侄子貝納爾多·貝洛托的城景畫作品《理想景觀與宮殿階梯》。

相較於名望更大的叔叔卡納萊托，侄子貝洛托有着更加廣泛的人生閱歷。他曾在德累斯頓、維也納、慕尼黑和華沙宮廷均出任過宮廷畫家，也為這些歐洲名城留



下了寶貴的城市風光紀錄。除了逼真地描摹每座宮殿和城市風貌，貝洛托還擅長將想像結合實景的「幻想畫」，《理想景觀與宮殿階梯》便是這樣一幅虛實結合的作品。畫作以一個舞台背景般的構圖呈現了一座華麗宮廷的外景。前景處於陰影中，與背景的建築形成鮮明的明暗對比。畫面正中一條寬闊且處於日光下的階梯通向高處橢圓形的宮廷露台，兩側的建築僅以局

部示人。畫中出鏡的人物都像舞台戲劇般散落在前中後景，從他們的服飾可以看出階層差異——貴族、軍官、百姓……錯落有致地穿插在階梯上和室外空間內。貝洛托和海頓二人在漫長的藝術生涯中多年身處同一時期，這也是專輯以此作用於封套的原因。

「碟中畫」海頓《弦樂四重奏兩首》／《理想景觀與宮殿階梯》



藝加之言

王加

逢周三見報

我們的科幻夢

看着電視直播中神舟二十三號衝向雲霄的畫面，內心深處那股久違的激動油然而生。對於香港人而言，能成為真正的載人航天員飛向太空，過去無疑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科幻夢。然而，當首位香港女航天員黎家盈在熒幕前，用那句親切的廣東話向市民說出：「我愈好好加油，大家一齊努力，一定會有更好嘅明天」時，這個夢，終於真真切切地實現了。

這番話，不禁讓我聯想到數年前內地科幻巨作《流浪地球2》在香港上映時的情景。當時訪問兩位男主角吳京與劉德華，談及內地科幻片的未來，劉德華由衷地說：「始終剛起步，但打開了門，只要有大量這類虛心學習的人，始終會做到。」《流浪地球》系列目前斬獲逾八十七億人民幣的驚人票房，正是無數電影人拼搏燃燒的成果，亦為中國科幻電影史開創先河。

這種「只要肯努力，夢想終成

真」的韌性，在港產片中同樣能找到交織的軌跡。古天樂主導的《明日戰記》，歷經多年籌備終得上映，打破了過去「香港拍不出科幻戰爭片」的刻板印象。古天樂在受訪時形容，拍攝科幻片就像在探索未知的宇宙。那是電影人對未知的挑戰，與航天員踏入太空的步伐何其相似。

一邊是如黎家盈般的航天員，以汗水與無畏的勇氣去實踐人類挑戰宇宙的宏願；另一邊則是如古天樂、劉德華般的電影人，以光影、畫面與想像力去塑造人類對未來的期盼。他們雖然身處不同的領域，但都在追尋着同一件事：那便是人類面對未知世界時，永不退縮的勇敢。



非常娛樂

文霏霏

逢三見報

女留學生

今年五月我正式發布了記錄二十世紀中期前在格林內爾大學學習的中國留學生經歷的網站。二〇二三年夏從本校檔案館入手，最初連留學生的中文姓名都不甚了了。後來在太平洋兩岸搜羅資料，甄別現存典籍中的訛誤，有幸獲得南開、清華大學的校友資料，又有本校退休歷史教授及校友會人員從旁襄助。這一年我共撰寫了三十八份人物小傳，七篇縱論，還有學生助理幫助搜集照片、設計結構，終於按時完成了網站。

三年研究不僅發掘了諸多被歷史長河覆蓋、淹沒的個人故事，也加深了我對中國史、世界史，及因歷史與個人的偶然事件不得不周旋於兩種文化、兩個國家之間的知識分子的理解。這三十八人中有現代政治、文化、教育、體育領域著名的人物，如吳國禎、查良釗、郭毓彬，但僅有一位女士：石露誠。她畢業於九江儒勵女中，曾在

獲密西根大學醫學博士的女醫生康愛德手下實習。留美後在我校、愛荷華大學等處學習。一九二六年回國，在中學、大學教學，一九三六年接受江西政府委託出洋考察婦女職業教育。沒想到一九三七年她又到了美國，和我校另一位中國校友、南開和清華畢業生曾中毅結婚。年過不惑生了個女兒，一直到二〇〇二年，一百零五歲時才去世。石女士可能名不見經傳，但她在兩國間的來回奔波，丈夫因排華法案找不到工作，改學工程，二戰時在芝加哥郊區兵工廠工作獲得嘉獎等經歷，不但為華人離散、中美關係的研究提供了素材，更難能可貴地保存了中國女性在一個世紀前留下的印記。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見報